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後紅樓夢

第三十回 林黛玉初演碧落緣 曹雪芹再結紅樓夢

話說賈政出差去，約有兩三月方可回來。王夫人也趁著家務清閒，到了薛姨媽那邊去。黛玉便告訴寶玉，要趁此時先與曹雪芹送行。寶玉也喜歡得很，寶玉只怕姊妹們不能會齊了。黛玉道：「你也太多慮了，連寶姐姐這麼個道學人兒，也就為頭為腦的高興，誰還不願意的，除了香菱嫂子要悄悄地約她，其餘鶯嫂子、鳳妹妹也肯來。咱們總不要告訴他，只等裡面坐定了，你同哥哥、姜姐夫好好地哄印進來，越發有趣。那些南邊辦的事情通不要提起，且等酒席過了再告訴他，就拿他的家信給他瞧。」寶玉喜得了不得。兩個人正商議著，寶釵也走進來，說道：「林丫頭，前日說的話怎麼樣，天氣也好得很，不要耽誤了時候兒。」黛玉道：「可不是呢，我正在這裡告訴他。」寶玉道：「好姐姐，你也來得正好，咱們就明日樂一天罷。」寶釵道：「今日也好不過，明日從容些。只是南邊的事情曹先生通沒有知道，也不用等老爺回來告訴他，長久出門的人兒盼得家信緊，況且有他老太太的平安字兒，咱們何不今日告訴了他。」

黛玉道：「我也這麼想，不如明日酒後告訴他，他更樂呢。一則怕他見了字兒思鄉起來，二則也要告訴了他，一定要等老爺回來了再起身。等他應承了這一句，才給他這封字兒看。」寶玉、寶釵都說妥當得很。寶玉道：「這麼著我今日正要到姨媽家去，請姨媽、太太的安，我就悄悄地告訴釵兒，約下香菱嫂子，順便就那邊去告訴林、姜兩兄，鶯、鳳二妹，明日早早地過來做一個雅集兒。」黛玉、寶釵都說好。寶玉即便去了。

黛玉一面叫藕官來，叫她到梨香院去告訴一班姊妹，明日要揀簇新的從沒有唱過的戲唱，今晚先將曲本兒送過來瞧。黛玉又同寶釵去約李紈、平兒去了。路上遇著探春、湘雲，也同去了。原來黛玉、寶釵平日很敬重曹雪芹，一則是賈政、寶玉的至交，二則是前後《紅樓夢》兩書總為他夫婦三人寫照，心裡十分感激。因此上悄悄地探知雪芹有回南之意，知道負才高傲，不肯干謁諸侯，倦游遠回，卻又無以自樂。且曹老太太漸漸年高起來，這位雪芹先生又是一個光明磊落之人，不肯低首下心，再去求這五斗米的。黛玉有的是銀子，什麼事情辦不出來？便悄悄地打發蔡良、單升往曹雪芹家鄉置下三千金一所住宅，也有菜畦、花園、竹園、藕池，又將一萬金替他置了八百畝水旱不竭的良田，又送他幾所水碓棧房，每月有百金花利，可以日用無憂，趁意地遨遊名山五嶽。這蔡良、單升實在辦得精細，連動用傢伙什物，件件辦得齊全，伺候得曹老太太、曹太太、曹少爺、曹姑娘搬進新宅。另外留下一萬兩的安家，還怕有新任的官兒查著漏稅，連契紙兒通稅過了。交代清楚，方才討了家信，開了細折，趕進京交與黛玉。黛玉也很誇他妥當。

這曹雪芹哪裡得知。這時候正是九秋天氣，到了次日早晨，曹雪芹正在林府裡濟美堂的左書廳東邊房內獨自一個人坐在那裡，恰好白魯隔一日前被外城朋友拉出去寫字，住在外城沒有回來，正是寂靜得緊。只聞得前前後後院子裡的木樨香兒，就走到小樓霞去，想聽個曲兒解解悶。哪知言、張、兩杭也往外城戲園子去了，只得又走了回來，呆呆地坐著。順手將書卷一翻，看見《杜工部詩集》，也就取過來看看。不知不覺地高興，就吟哦起來，剛念到「南菊再開人臥病，西風一係故園心」，只聽得賈寶玉、林良玉、姜景星一同進來，笑嘻嘻的道：「曹老先生，好用功呀，咱們要荒你的功，拉到那邊去玩。」曹雪芹站起來，打一欠伸道：「小弟今日懶得很。」寶玉就央道：「好先生，包管你走一走，這懶筋兒就舒服了。」惹得大家笑起來。這曹雪芹本是一個無可無不可的，這會子現在悶著，又是這三個人拉他，如何不去，就要換起衣冠來。姜景星笑道：「老先生，你這麼個脫俗人兒，還拘著這個，況且左右都是自己家裡，不過求著你老人家，一同的走走散散。」

曹雪芹便笑著點點頭兒，就同著他們三個一同走過榮國府來。慌得這兩個府門口幾十位體面管家二爺們，一齊站起來垂著手。他們四位走到外書房，賈璉慌忙陪著笑，接進去坐下，喝了茶。寶玉就請到大觀園裡去。這曹雪芹素知賈府的規矩森嚴，但凡五尺之童，不奉傳喚不入中門。又這個大觀園自從元妃、仲妃遊幸之後，通是太太們姑娘們住的所在，官客非至親不進去。又是賈政出差，寶玉孩氣，如何便同他進去逛園。就算賈政不知，也過意不去。雖則內眷們也是賈政叫都見過了，設或在園中遇著，還是照應好不照應好，就說道：「寶世兄，你不要太玩兒了，你只要到上頭去，替我請太太的安，這園子裡我是不去的。我難道不曉得是內眷們住的園亭？」

林良玉道：「老先生，你沒知道，今日太太帶著嫂子們姑娘們，一起往薛姨太太家去了，寶兄弟怪清靜的，受不得，所以拉我們過來。其實秋色也富麗，桂花也盛開，只怕我們鬧到月斜了，他們還不回來呢。」賈璉也說道：「老先生，真個的這樣。」姜景星道：「咱們就過去吧。」曹雪芹也就信了，就攜了寶玉的手大家走過來。原來這一日的戲酒設在綴錦閣，這個閣，閣兒外四面皆曲水紅欄，板橋曲岸，傍閣臨涯盡是重重疊疊的青山，山坳內棕亭竹樓，也多有小路兒直通到橋上。又是各色各樣的雁來紅、秋黃、雞冠、秋海棠，也到處開滿的菊花，菊花細種，皆一層層擺著描金五彩盆、玉石盆，真個是萬種秋容，滿地千層，古桂參天，一陣陣風兒吹過來，香得了不得。當下賈璉陪著雪芹等到園門口，就說：「老爺不在家，怕外面有些事情，寶兄弟陪著吧。」

賈璉就轉去了。曹雪芹就同他們三個走進來。這邊綴錦閣下，已經鋪設得天宮似的，戲毯兒就攤在院子裡閣子底下，也盡開闊。中間一席，兩旁各三席，席前也鋪了大紅漳絨滿花的拜單。黛玉、寶釵、探春、李紈、史湘雲、喜鸞、喜鳳、香菱、紫娟、晴雯、鶯兒、平兒共十二個人，大家親裝豔服，在閣後翻軒內坐著看菊花閒話，等曹雪芹進來，出去相見，也在哪裡各人憶各人的菊花詩兒。這邊曹雪芹同了寶玉、良玉、景星走進大觀園園門，走過了虎皮石路，當面就是一帶翠嶺，再往前進便許多石筍兒。這石狀奇怪，也如異鳥怪獸，映著些樹木藤蘿。那些藤蘿上，畢竟是深秋了，也結著許多鮮紅的子兒，如珊瑚珠一般。寶玉就領了他們三個穿過幾條曲徑，上了山頂，又盤下去。過了石洞，到了平坦之處，飛樓畫檻，皆門接銜抱於山坳，但覺得碧樹幹霄，青溪瀉玉，走上去便是沁芳亭。寶玉卻不引他們到綴錦閣去，先順了路同到瀟湘館來。笑著讓他們道：「舍下去坐一坐兒。」

惹得眾人大笑起來。曹雪芹道：「世兄，你這麼個雅人，這看竹子還沒有在行。你只要站在這裡，看這一帶粉壁花牆映著千竿的翠竹，也就好看呢。」寶玉道：「是便是了，到底要看看主人家，沒有個過門不入的？」

雪芹道：「看竹何須問主人。」說著笑著，也就進來，同到堂中坐下。看不盡的古董字畫。小兒就抱了兩個銀絲盒兒上來，一碟鬆瓢乳油酥，一碟梅花香屑風米糕，一碟杏仁飛面野雞合子，一碟玫瑰合桃蛋卷兒，配上龍井茶。景星道：「原來是寶兄弟招進來打尖呢。」大家就用了些，景星只看壁上的詩，要尋著黛玉的筆跡，哪裡招得出，就問寶玉討著看。寶玉道：「落紙就燒掉了。」景星道：「批的前後《紅樓夢》呢？」寶玉道：「可不是鎖在箱子裡，連老先生要看，也是我過批出去的，還只許過了圈點，連批語通不許抄出去呢。」林良玉笑道：「真個的。」

姜景星笑道：「怪不得了。」就將從前問起寶玉，寶玉動了醋意的光景說合來，眾人盡皆大笑。就走出來沿著粉牆去。忽見青山斜阻，轉過去，露出一帶黃泥牆，牆上皆用稻莖遮著。眾人知是李宮裁的院子，便不進去。只看了些蓑笠犁鋤桔槔轆軸之具，也有些雞鵝鴨兒。再走過去，恰好後面那個山勢穿著牆，一派一派的過來，也夾著活水放開，轉過山坡，全在濃蔭樹影裡過去。便走過了蓼花汀、紫菱洲、藕香榭。寶玉又拉他們進怡紅院去，看這一棵枯木重生，越發茂盛的海棠。又拉進蘅蕪院，告訴他們，這是寶釵的舊居。眾人也摘了好些香果兒在手裡。又走過瀟湘山莊。倒是林良玉恐怕黛玉她們等候久了，就催他們轉過大觀樓，一直望綴錦閣來。就有藕官、芳官、文官、齡官等十二個女孩子一齊穿著刷花的真珠裘小衫，拖著灑花各色的褲腿，踏著滿幫花各色的鞋兒，一齊地趕上來，攙著曹雪芹的手，迎他進去。雪芹一進了院子，望見了錦繡珠璣擺設的百分鮮麗，閣底下還擺著七席正席。就站住了，驚異起來，說道：「寶世兄，到底有什麼客人？」

姜、林兩個笑道：「曹先生，你進去就知道了。」寶玉就飛跑進去了。曹雪芹還要問問，當不起芳官、藕官、齡官這班女孩

子，就像蜜蜂蟻朝王似的，把一個曹雪芹扛了進來，一直推到正中間第一席第一座上。雪芹不知分曉，只一手據著席，一手據著椅子，如何肯坐進去。這芳官就拿頭來頂他。正在同這班女孩子鬧著，只見屏風後一群仙姬出來。曹雪芹掙脫了要走。這黛玉、寶釵一起十二位一齊望上拜將下去。慌得曹雪芹走到東首壁腳邊，一樣地還了禮。隨後林、姜二人也見了禮。寶玉就從黛玉、寶釵起，直到平兒，逐一通名道姓。曹雪芹道：「當不起各位夫人的盛禮，在下實在慚惶，實在寶二世兄沒有說知，青鞋布襪的過來，益發地不恭敬了。」

寶玉笑道：「老先生，你還說這個話兒。可不是良大哥說得好，像姜大哥方配得穿個衣服兒，像曹先生方配得不穿衣服兒，誰不服這兩句話。而今請先生入座了，大家方好坐。」

曹雪芹再三推辭，要兩邊坐，姜景星、林良玉都道：「先生通算做門生媳婦便了，怎麼讓起來。」雪芹道：「這樣說，小弟一定該稱晚生了。」這裡正讓著，那芳官一班女孩子又一群地上來，直將曹雪芹按住在正中間第一座上。紫娟、晴雯、鶯兒三個人服事了。黛玉、寶釵、喜鸞、喜鳳上席來送了杯盤。曹雪芹不便回敬，只走到各席前打恭謝了，然後入座。景星、良玉、寶玉兩橫相陪。排下去左首是史湘雲，右首是李宮裁坐起，直到平兒共賓主一十六人坐定。因請賈璉不過來，李紈就叫了蘭哥兒來跟著林姑夫坐。蘭哥兒又為的對面是寶玉，爺兒兩個不便對坐，打了恭，告過坐，方才坐下，共是一十七個人。當下曹雪芹留心看去，只見黛玉，穿著粉紅色三藍鳳穿牡丹花的緞披風，下襯著墨色灑線洋菊花滿繡裙，鬢兒邊圍了半邊桂花球，垂下無數的長珠串。寶釵穿著豆綠色顧繡梅花翠羽的緞披風，下襯著大紅花綉切金蝙蝠鏤雲裙，頭上貼幾枝扁翠芙蓉。李紈、探春一樣的燕尾青哆羅呢掛子，大紅哆羅呢如意掛線裙。喜鸞、喜鳳、香菱等也打扮得十分豔麗，只有史湘雲穿著件整衣，戴一頂巾，像個黃冠的模樣。通是紫黑白三色的種骨羊裘兒。當下曹雪芹坐下，便道：「曹雪芹今日承諸兄諸位夫人這樣盛禮，可也當不起。」

李紈先說道：「老先生休得過謙，今日主人本是林薛二位的敬意，卻是咱們母子也得個借花獻佛，小兒全仗了教訓，如何敢忘。」就叫蘭哥兒：「替我敬師傅。」蘭哥兒就起來斟酒。曹雪芹只得領謝了。黛玉曉得曹雪芹酒量不甚高，只送一個杯與寶玉遞上去，卻是一個小小的翡翠玉杯兒，比大拇指差不多大小。雪芹連忙笑領了。這陪坐的一齊點頭笑起來。黛玉就叫紫鵲、晴雯、鶯兒上來替自己斟酒。曹雪芹連忙站起來，托寶玉謝住，說：「斷斷不敢當。」寶玉哪裡肯。林、姜二人也說：「先生，只好領了，卻不得主人的盛情。」

雪芹就站了腳，低了頭，一口氣喝過三杯，再低著頭拱拱手說道：「三位姑娘，請不要折壞了曹雪芹。」惹得眾人合座大笑。原來曹雪芹果真量小，喝了這三小杯的酒，面上就春色起來，只將頭來搖，再將指頭拈鬚，弄弄自己的鈕子。黛玉就悄悄地笑，向寶釵道：「你看老先生斯文的，又像吟詩了。」

寶釵笑道：「不是吟詩，又要將席上的光景替咱們編入《紅樓夢》呢。」這席上聽見了的又笑起來。寶釵恐怕曹雪芹醉了，說存：「快替曹太爺送醒酒湯上去。」林良玉道：「到底今日主人的盛意，也要請主人家自己宣一宣兒。」姜景星也說：「很是的，我們陪客也要知道的。」

黛玉道：「咱們姊妹間家常事兒，煩先生錦心繡口編出前後兩部《紅樓夢》，叫天下後世的通知道咱們這幾個人兒。咱們算得上什麼，無不過托了先生這兩部書也便不朽了。」

曹雪芹連忙謝不敢。寶釵道：「你說得還小，想先生的抱負，三長七略，百城五車，盡可研京練都。休說雕龍吐鳳，乃使劍氣未騰，珠光莫識，誰為看者，應增相士之差。先生故欲晦名，借此抒寫，揮毫染素，我等適供指揮。這兩部書不好算咱們的描真，只好算先生的著述小影。為什麼先生的各種的著述不許人傳，單這兩部書給人傳抄呢。」眾人一齊稱服。曹雪芹連說：「這個益發不敢當。」

這曹雪芹見這番議論，就自己斟一杯飲了，謝寶玉夫婦三位。就送上戲目，請雪芹點戲。雪芹道：「世兄同二位夫人這樣盛禮，我也不知前生什麼緣法，得此奇逢，還敢推辭點戲。但則府上的女樂從沒見過，今日雅集，必須點些上好的戲兒，在下的意思要同林、姜兩兄商議，請寶二世兄轉求主人點戲，未知何如？」良玉、景星也說好得很。史湘雲、探春也直截就說道：「恭敬不如從命，你二位就依了老先生吧。」

黛玉就點了「卓文君臨筵當爐」、「司馬相如上殿奏賦」，寶釵就點了「李太白脫靴醉酒」。眾人齊聲說好。這班女孩子便扮上來。就這桂花香風裡，奏出一派笙歌女樂之音。一面叫芳官、藕官、齡官、蕊官周回勸酒。這三回戲文過了，又換了席面，大家論起《紅樓夢》來。

姜景星說：「這兩部書是見過了，到底二位嫂子的批本沒有見，終是個缺典。」寶玉就道：「我們這兩部書，實在配得上玉茗堂，玉茗堂都有吳山夫夫婦合評，惹人議論。不要這二婦合評的《紅樓夢》出去，也要惹人家的議論來。」姜景星道：「這個哪裡比得。」寶玉道：「就把這個圈點的本兒傳出去也罷了。」史湘雲也笑道：「這兩部書不用說是好得很了。只是我是個世外的人，配不得在這裡頭，亦且我只是無掛無牽的靜坐靜坐，也不好說得那麼樣，倒像是有什麼道理的。」史湘雲說這兩句，倒惹得寶玉走出席來，到湘雲席上，打恭作揖，求她變個戲法兒玩玩。湘雲笑笑道：「你不要叫老先生又編進《紅樓夢》裡去呢。」

眾人都同聲地求。湘雲道：「罷了。就取一盆菊花，彩一枝桂花過來。」當下就取了兩樣花過來。湘雲就叫翠縷送過翡翠小杯兒，摘下六朵菊花圓擺在桌子上，將小杯放在中間，斟滿酒，那六朵菊花就捧著這杯酒飛到曹雪芹面前。眾人喜極了。曹雪芹只得飲乾。翠縷又將這枝桂花撲一下，只見平空落下無數桂花來，這些桂花就從湘雲席上起，直到曹雪芹席上，倒合了一片桂花橋，這小杯兒就骨碌碌地從桂花橋上滾過去。湘雲斟了酒，那杯酒又從花橋上，一步一步地走過來。眾人益發奇絕了。曹雪芹也便喝乾，站起來拱謝道：「一生一世，第一回吃這個仙賜酒。」那菊花桂花依舊的上了花枝了。合座無不稱奇，重新坐下。原來湘雲的丫頭也有這等道術。黛玉就說道：「今日這個雅集，也算是古今第一了。昨日戲班裡送上許多新戲的曲本來，好的也有，內有一部《碧落緣》，是南邊一位名公新制的，填詞兒直到元人高妙處。這些班兒裡通沒有唱出來，倒是咱們這些女孩兒學會了。今日且摘錦做幾折好不好？」

合座都說好。文官等就扮出來。這芳官羞羞澀澀扮這個蘭芝，十分摹神。曹雪芹賞得了不得。又說果真是才人之筆，沒有一點子俗筆兒。正演到關目之處，恰好一輪月亮，在東山側首桂花叢裡湧將上來，照耀得香雪有光，只覺得萬團金粟迷離，一派仙音嘹亮。曹雪芹、寶玉、良玉、景星反又出席，走到山子上的亭子內遠望遠聽了，重新踏月回來，穿過竹橋，入閣上座。林黛玉又親自上來斟了酒。雪芹只得也托寶玉請過杯來斟了，托寶玉送過去。李紈、史湘雲、探春等又叫丫頭斟上酒來。姜景星、林良玉、寶玉、蘭哥兒也陪著喝。這曹雪芹本來有限，到了開懷時候倒不甚醉。黛玉便道：「今日先生光臨，咱們也邀幸得很，可好請先生留題一詩，以記雅集？」雪芹道：「珠玉在前，哪裡獻得醜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一總算來通是門下，先生謙得太過些。」姜景星道：「不如請先生起句，大家聯吟一章，雖則勉步後塵，也算珠聯璧合。」雪芹笑道：「這只好諸公諧夫人聯吟記盛，弟只好做一個執筆抄笈。」

寶玉笑道：「一則統是門人，二則統是通家世好，先生灑脫異常，還拘著這個。先生若果真不棄，就請起句，叫蘭姪兒在旁謄清。」雪芹笑道：「弟也不敢辭讓，只是咱們今日雅集，千古所無，就聯起句來，也不要拘著舊套。只是各人適意愛吟的便吟，次序也不拘，長短多少也不拘，就謄清的也照著各人吟的句子注出名號。要住便住，也不拘定多少韻數，直做到天風瑯瑯，海山蒼蒼，才有個興會。」林良玉笑道：「這就更妙了。」黛玉便叫女樂暫歇，將一個嵌玉的香楠木雕西番蓮的茶几，放了文房四寶，移近蘭哥兒。蘭哥兒就蘸了墨等著。雪芹便吟道：金陵佳氣繞鍾山。鳳舞鸞翥上玉關。五等冠僚聯賜宅，三司掌典領朝班。世家喬木青雲地，累將重侯書傳記。景星吟道：繡閣金屏戚誼尊，龍樓月殿家人侍。寶玉道：天恩祖德日方中，彝訓清嚴教孝忠。共愛薄昭持謹惡，更推郭況守謙恭。雪芹先說：「好！」眾人皆點頭。曹雪芹吟道：祖宗功德留青史，柱下官應載終始。為檢香奩快綠紅，

特將煙素摹蘭芷。黛玉道：「好個轉關領袖。」寶釵道：「題得逼清了。」林良玉道：一叢祺燕有通靈，景星笑一笑道：寶黛雙來扣玉聲。眾人都說好句。黛玉道：「姊妹很多，咱們大家敘進去。」就吟道：姊妹滿堂歡畫錦，環瑤接葉吐琪英。喜鳳笑道：外家兩兩團團喜，喜是甥兒及姨子。香菱道：暖翠曾攜思遠親，談詩更得康成婢。大觀園內聚金釵，寶釵道：風月看來分外佳。雪芹道：「便要渾融跳脫的過去才好。」

便道：忽有盛衰吟草露，暫時閒冷落秋槐。盛衰轉眼衰還盛，玉返珠還兩相映。寶玉道：荳蔻棚前宵露零，牡丹亭上春風病。春病誰憐憶死生，湘雲笑道：再來人想掃花行。天上真妃親詔冊，人間嘉偶始完盟。眾人都笑了，黛玉倒害起臊來。雪芹道：內遷供奉神仙客，宣出金閨到前席。景星道：香象蟠霞燦筆花，金鱗躍浪舒雲融。天情寵拔冠詞臣，御賜青雲滿後塵。前輩愧慚輸後進，小名呼喚侍雙親。寶玉笑道：「這個如何當得。」

雪芹道：「真好，我又要轉關敘事了。」就道：榮禧堂上光華滿，兩度雲鬢迓星罕。熏風殿裡論丹青，鳳藻宮中奏笙■。寶釵道：《葛覃》雅樂敬傳宣，黛玉道：問省歸來月正圓。寶釵道：彩嬪分謙頌姊妹，昭儀引扇導嬋娟。湘雲道：佛堂香火仙因果，黛玉道：獨訪真人久聯坐。喜鸞道：觸到螟蛉負子心，偷彈珠淚蛾眉鎖。雪芹道：「往後弟效勞罷。」便道：鐘鳴鼎食盡繁昌，係駟高門匯吉祥。火齊珊瑚堆檻下，繡鞍貂袖列墀旁。尚書亮弼司農政，益勵冰淵矢公正。瓜瓞增輝誥券家，薦蘿並締金張姓。南國詞人狀硯來，獨教珠履許追陪。黛玉道：要將洛水陳思筆，歌舞觴前說善才。雪芹道：魏武子孫歷坎懾，不貌尋常貌仙品。繭紙新蠶紀豔多，魚箋春蚓言情甚。十年湖海賣文游，吏隱而還屋打頭。陟屺再來依後乘，買湖竟許返而舟。西園文翰稱千古，絲繡誰如趙家工。祖錢何當玳瑁筵，聯吟請滌榮寧府。眾人齊聲說好得很了。又叫蘭哥兒念了一遍，說明日請先生的法書寫了，就這裡勒石。黛玉重新叫女樂演上戲文。到了戲完席散，那一個月亮冰也似的，恰恰的貼在天心。這些顧繡穿珠，貼絨貼墨明角玻璃內重新剪燭，真個花天月地瓊室瑤階。寶玉、良玉先上前來說明，老爺吩咐定要出差回來方肯餞別。曹雪芹本來要面別賈政，又是寶玉、黛玉等如此款留，就一口承應，便說道：「不瞞列位說，在下若不因老母，也就不願南回，看得妻子真如敝屣。不要說錦繡叢中，日夜雅歌醇酒，只同諸兄在深山蕭寺，也可以相對忘年。」

眾人皆謝了。黛玉、寶釵就捧了一隻拜匣上來，貼一個紅簽，寫著：前後《紅樓夢》潤筆。雪芹揭開一看，只見老母家書就批在《紅樓夢》的首頁上。又是一個折貼。便都開看了，約費有三四萬金，雪芹只得連說了幾個「當不起」，又笑首著打了恭，說替家母謝了厚贈。又說道：「我曹雪芹一輩子的牢騷鬱結，一會子通已掃除。憑著我將母閉關也好，憑著我遨遊天下名山也好，通是世兄兩位夫人所賜。」

姜景星又送了兩冊書日過來，說：「這是兄弟同良大哥存在南邊的書八千種，名畫古帖六百餘種，一總奉贈怡神。」

曹雪芹益發感謝。從古及今，做稗乘的獲報，哪有雪芹這樣便宜。真事真傳，休疑他一字假借。那些郊寒島瘦，枉自的苦吟覓句，苦過了一生。這裡眾人便一一散了。黛玉、寶釵猶恐雪芹醉了，就閣後先設了鋪，請雪芹安歇一宵。只叫寶玉抵足相陪，再著芳官、藕官、蕊官、齡官伺候著，彼此替曹太爺、寶二爺捶著腰兒腿兒。又吩咐老婆子小丫頭把各色燈點得通明，直到天亮。恐怕挑燈夜話，也叫柳嫂子過來伺候了半夜餐。這雪芹、寶玉真個餘興勃勃，又談論起《紅樓夢》來。彼時屏風後暖閣下，供著一大瓶桂花，擺著四大盆四季素心建蘭，又環繞些異種名菊。兩個人只由著女孩子捶腰腿，一面喝梅片茶兒。這曹雪芹只笑嘻嘻看著寶玉，待說不說的。寶玉盡著問他，雪芹笑道：「我而今各樣心事也完了，就將今日這番雅集歸結兩部《紅樓夢》，也便結得它住。承府上這番盛情，現有老母批在書上的家書，這就可以算做序文，我不必另為做序。只是總有一個缺陷在裡頭。為什麼呢，今日席上一十二位，恰是冊子上的十二釵，只借一位平姑娘在裡頭，也是前書內副冊上的。不過薛、林二位的評定我沒看見，不知道這前後兩部書的瑕瑜，所以我心裡只覺得缺了一件似的。」

寶玉也盡著笑，不言語。雪芹盡著問他，寶玉笑道：「這兩部書還有什麼說，說不好的便也由他，說好的也說不出怎樣的好，難道他們姊妹兩個，當真的還贊得上來。不過林妹妹說，這兩部書妙是妙極的了。若果真的要結住它，總要依她這個，寶姐姐也服她，我也很服。」

曹雪芹又拉住了緊問，寶玉總笑著不肯說合來，推了一會，寶玉道：「她說老先生果真地依了她，這樣結束，天下後世人還要批兩句，曲終人不見，江上數峰青呢。」曹雪芹急了就趕過來作一揖道：「好世兄，如果一定該應那樣的結束，我就一字不改，依著便了。」

寶玉笑道：「她也沒有續上什麼，只寫兩句現成話兒，就在那踏青掃墓一回上寫了兩句。」雪芹央及寶玉道：「好世兄，既這麼著，你倒不要說，你快快地去拿來給我自己瞧一瞧。」寶玉笑了笑，就走進去，悄悄地瞞了黛玉偷將出來。曹雪芹大喜。寶玉笑道：「老先生，咱們不許瞧第二頁講明瞭再拿出來。」曹雪芹道：「一定的，斷不相欺的。」寶玉方才拿出這一冊，揭開這一頁來。曹雪芹方才認得林黛玉的真跡。小行楷的，其千嬌百媚，從王獻之十三行中出來。曹雪芹揩了揩眼睛，攜近燭光看得親切。只見寫一行道：「杯酒自澆蘇小墓，可知妾是意中人」。又另起一行寫道：「人間衣有癡於我，豈獨傷心是小青。」